

当代哲学人类学

DANGDAI ZHESXUE RENLEI XUE

第一卷

人类的本质： 动物 + 文化

韩民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
山东省社科规划“九五”重点项目

当代哲学人类学

● 第一卷 ●

人类的本质：动物 + 文化

韩民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温六零

责任校对 蔡素琴

当代哲学人类学

第一卷

人类的本质:动物+文化

韩民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875 印张 196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1998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3892-5/B·107 全套(四卷)定价:108.00 元

内容简介

哲学人类学是当代哲学发展中一个新兴的领域，在西方形成了重要的流派和思潮，但在我国国内还刚刚受到关注。本书作者长期潜心于人类问题研究，以物质进化论为理论背景，写出了这本用中国人话语阐释的哲学人类学专著。作者并不拘泥于构造哲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而在于试图对人类的来龙去脉做出一个完整的探索与阐述。

《当代哲学人类学》是一部四卷本的专著。本书为第一卷，专门探讨“人类究竟是什么”这个关于人类本质的问题。作者通过对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活动与发展、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考察，揭示出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动物+文化”结构的物质形态。这个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动物学、生理学观点，坚持从物质形态进化大视野中定位人类，看到了文化的属人本质。由于把文化纳入人的结构，这表明人类不再属于动物世界，而是更高级的物质存在，这就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人类观，深化了对人类本质、存在、活动、发展与未来的认识。

总导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的题目是《当代哲学人类学》，这是一部多卷本专著。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以人类为讨论对象的“哲学—科学”专著。在展开我们的讨论之前，有这样一些问题似乎需要首先明确一下：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身？人类能认识自身吗？这种认识的本质是什么？人类怎样认识自身？这部多卷本专著的任务和大体构思是怎样的？等等。

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身

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身呢？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卡西尔写道：“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起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

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① 卡西尔这里讲的“自我”，就是人类自身。综观人类思想史，人思考人、人探讨人是一股不容否认的思想大潮。无论是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古希腊太阳神庙中的神谕；无论是哥白尼太阳中心学说，还是达尔文人类起源理论；也无论是原始狩猎绘图，还是现代抽象派艺术，都深深包含着人类对自身的苦苦思索。正是由于人类对自身想得太多太久了，对于“人类为什么要认识自身”的问题也就不再去考虑了。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形成了人类的自觉意识，这成为人类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志。通常人们认为，人类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自调节能力的系统，而这种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又正是来自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欧阳康博士在《社会认识论导论》一书中说：“社会总体的客观运动过程，是在人们的自觉活动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而人们的认识和自我认识则贯穿在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作为社会运动中的信息方面和调节机制而实现着客体的自发运动形式向人们的自觉活动模式的转换，促使着个体的行为规律向社会的总体运动规律的靠拢与接近。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类社会才成为一种自我监测、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自我定向、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的自组织系统，社会有机体才能以它所独有的以社会意识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的自觉意识而区别于其他任何非社会有机体。”^②

当然，生物均是自组织系统。特别是较高等的动物，已经具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②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有复杂的神经系统和反馈调节机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级的自感知能力。人类的自组织、自调节之不同，在于以认识的方式进行，其特点是在意识中形成主体与客体清晰区分与对立的观念，并把自身与环境严格区分开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告诉我们，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由后天的活动及其内化、建构而成的。这说明，尽管高等动物在其活动中表现出自身与环境的区分，但这种区分是外在的、自发的、本能的。人类则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观念，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体自我与群体自我的观念，前者是个人主体，后者则是类主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通过一个个人主体来进行的，而这些不同个人对人类的认识总体便形成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这不仅是指人类的活动还需要对环境的认识以及各种物质条件等，而且是指人类活动中具有无意识因素和没有对自身的认识因素。这后一点恰好使人类像动物一样，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即自然决定性的状态。正是自然决定性促使人类不断超越既得的成就而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又不完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倒更像处于更大自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除了要遵循自身的活动规则之外，还要服从于高层次系统的规则。所以，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虽是重要的，也是其活动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活动完全处于自我认识、自我调节之中，并不表明人类已经达到完全自觉的水平。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仅是其自我调节以从事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认识环境和认识整个世界所必需的。表面看来，人类与环境是两类不同的事物，对它们的认识可以独自进行。然而进一步讲，人类并不是世界上的独立之物，它与环境有不可割裂的

联系。首先，从历史联系上看，人类是世界进化的产物，是一种高级的物质、信息存在形态。这就是说，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人类，认识人类也属于认识世界。不仅如此，由于人类与世界的这种固有联系，不能深刻地认识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对于世界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其次，从人类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看，环境世界的性质只有在人类对其发生作用中才能为人类所认识，并且自从人类形成之后，环境世界的变化也受到人类的巨大影响。因此，充分认识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发展是深入认识环境世界的前提。再次，从世界的未来发展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世界进化的方向，不认识人类的前途就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未来。

卡西尔在考察早期人类文化时就已发现：“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地开始改变了它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宗教并没有除掉这种最早的神话学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给它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①在考察古希腊哲学时，他又说：“赫拉克利特则站在宇宙学思想与人类学思想的分界线上。虽然他仍然像一个自然哲学家那样说话，并且属于‘古代自然哲学家’，然而他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把握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实在并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把自我反省的要求付诸实现。”^①

从认识论上讲，作为人类主体的客体有着一个生成的过程，它并不是完全自在于人类主体的。现实世界是对人而言的世界存在形态。要从认识论上揭示现实世界，必须深入研究人的认识。

由此可见，人类认识自身并不只是为了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同时也是为了认识环境世界，认识人类是认识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从更深一层讲，认识人类乃是认识世界的最重要环节。当然，这决不等于说认识人类可以单独地进行。对自然的认识同样是认识人类的必要条件，尤其是从人类的自然因素及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讲是如此。对人而言，固然离不开自然，但人却是自身最重要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也是最困难的对象。即使是最高等的动物，也不过是以其自身的活动参与组成自然，有时它们似乎也对环境发生一些改造作用，但它们却从未自觉地改造自身。人类则不然。一部人类史，既是一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一部认识人类改造人类的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认识人类自身乃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需要。

“认识”一词在这里应是广义的。认识的本来含义，似乎应是对既存事物的信息把握。而我们在这里讲的认识人类，既包括未来的人类，也包括现在的人类。因此，这种认识是一种探索，包括预测和设计。决不要认为对人类的认识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反映，实际上那是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人类观念的，也是难以适应人类的实践和意识的要求的。归根到底，人类是面对未来的，未来是尚未存在的事物，要依赖于人类的创造才能达到。倘若人类对自身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的认识完全像对自然的认识那样被动，其认识成果便承担不了创造未来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关于人类的伟大学说，无不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伟大思想。说到底，人类认识自身，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

人类能否认识自身

要回答人类能否认识自身的问题，要比回答人类为什么认识自身的问题困难得多。如果说人们觉得人类为什么认识自身的问题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对于人类能否认识自身的问题则是多无觉察。这就是说，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人类能否认识自身是一个问题。只有少数人，他们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结论则并不一致，有的人否认人类能够认识自身，有的人在努力地求索着一条能够实现人类的自我认识之路。

应该说，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中，的确有着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虽不能说无法克服，但确实需要认真对待。

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中，人们碰到的困难之一就是认识的怪圈。欧阳康曾列出三个怪圈：“怪圈之一，社会认识结构中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自我相关”；“怪圈之二，社会认识活动与社会历史运动内在交织”；“怪圈之三，文化中介与社会认识结构中的对应两极自相缠绕”。^① 在这些怪圈当中，归根到底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自我相关。在人类的自我认识中，人类一方面是作为认识主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不论认识成果显得如何“客观”和“超脱”，它都是人类的认识产物，决不是绝对客观之物。另一方

① 欧阳康：《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面，人类又在这个认识活动中充当着客体，作为被认识的对象而存在和起着作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可能像认识自然界那样，完全置身于认识对象之外。这就容易发生这样一种局面：认识与评价、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相互混淆，使认识难以正常进行。

卡尔·波普是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他写道：“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些最近成果，我拟在这里简单谈谈我对历史决定论的这个反驳。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即使把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科学思想看作某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前提的正确性。）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这个论断可以由下面概述的理由给予逻辑的证明）。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摒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 11 至 16 节）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①

波普否认历史决定论，其实质是否认人类对自身的命运与前途的预测能力，这也就是否认人类能够认识自身的发展。

从波普阐述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他是从否认人类能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开始的。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制于知识，而知识的发展又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必然无法认识。波普在这

① 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

里所讲的人类认识自身（发展）的困难，仍属于人类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客体而引发的困难。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能否预测暂且不论，假设我们可以正确地预测未来，这样一来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那时的人类肯定处于一种远不同于现在的知识背景下，我们现在的许多知识已被否定；而这样一来我们今天据以预测未来的知识就必定是靠不住的了，那么我们的预测也就是不可信的了。简单一点讲就是：我们关于未来的预言越正确便越靠不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呢？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使我们发现，人类历史是自觉地活动与自然地发展的统一，即目的性与自然决定性的统一。从局部看，人们的认识是明确的，目的也是清晰的，活动也是自觉的。但待到历史告一段落而进入新时期再回过头去看，人们达到和实现的远不是原本所认识的，于是形成了总体上的盲目性、未认识性和自然决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称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认识怪圈的原由。

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困难，这就是认识的多元化倾向。卡西尔把这种多元化的倾向，称之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他说：“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诚然，即使在这以前，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各种极不一致的意见和理论。但是那时至少有一个一般的方向，有一个所有个别的争论都可以求助的参照系。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生物学相继承担起了对思考人的问题的领导权并且规定了研究的路线。当这样一种能够指挥所有个别的努力的中心力量不再存在时，这个问题的真正危机出现了。在知识和探究的所有不同分支中，人的问题的至高无上

的重要性仍然能感觉得到。但是一个可为人求助的公认的权威不再存在了。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种学家、经济学家们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要联合成统一所有这些特殊的方面和看法乃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在某些特殊领域的范围之内，也都根本不存在普遍承认的科学原则。个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盛行，著作家个人的气质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欲望人人有之，每一位作者似乎归根到底都是被他自己关于人类生活的概念和评价所引导的。”^① 马克斯·舍勒对此也曾说过：“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的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②

如果说人类在认识自身中的主体客体两重性向人们提出的问题是“人类自我认识是否具有客观性”，反历史决定论则向人们提出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认识是否可靠”的问题，而人类认识中的多元化则更为严峻地提出“多元化的结论是否可信，人类是否能认识自身”的问题。人们习惯于相信一个统一的结论。倘若对一个问题出现多种答案，则相信其中只能有一个可取。倘若多种结论争执不下而又长期得不到统一，人们就开始感到迷惑并最终失去信心。目前，人们对于各种人类学说、人类理论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态度。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② 转引自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中的困难的确是复杂的，但这并不能动摇人类对自身进行认识的信心。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必须重视这些困难，必须揭示这些困难的实质，以便探索出一条道路。卡西尔虽然强调了人类自我认识中的多元化倾向及造成的混乱，但他本人也未因此而失去信心，而是开始了他的苦苦求索。他的研究结果是开拓了一条新路，即符号哲学的道路，并运用符号哲学对人类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文化哲学人类学即符号哲学人类学。从客观上讲，卡西尔并没有能够扫除人类自我认识中的多元化，而是以个人的新创造参与了多元化，从而使人类自我认识的多元化更加复杂。这个事实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多元化倾向，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甚至是不必要和不应该的。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物质产品日益丰富时，从未有人嫌弃其多样化的富有，而轮到对待认识的多元化时则持坚决否定态度。这表明，要突破人类自我认识中的困难，必须对这种认识的本质加以了解。

这需要先从一般性的认识入手。通常，人们习惯于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及其各类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现实世界一样。因此，认识的本质就是以意识的手段去接受客观信息并再现现实世界。照此看来，认识并无什么主动可言，也不会附加什么作用到客观对象上。客观对象是既存的惟一的，认识的任务仅在于达到这个既存的惟一的对象。所以，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应该是固定的惟一的，决不允许有主观因素加入。认识果然是这样一个由外向内的单向转变过程吗？否。人们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双向过程，即由外向内、又由内向外的双向转变过程。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的本来面目是自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当认识对象与人的认识器官发生作用时，外在的信息经由转换、选择、建构等环节在人脑中形成相应的感性、知性乃至理性认识，这

便是意识形态上的主观存在。当这个内在过程结束时，认识活动并未完成，而是开始了一个外化过程，即意识向外在认识对象的自在形态投射。当这个投射的外化过程结束时，客观对象就不再是自在形态的存在了，而是呈现出现实形态，这就是人们面前的现实世界及各类具体事物。由此可见，现实形态的存在并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统一；认识活动并不是简单地摄入，而是双向的转换、选择、建构的摄入与投射的复杂过程。既然在认识活动中不仅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的摄入过程，而且有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投射过程，那么认识活动及其结果的多元化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认识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多元化是难以避免的。^①

人类的自我认识具有更加复杂的特殊性。自我认识也是一种对象性认识，被认识把握着的人类现实是认识的结果而不是认识主体自身。因此，被人类所认识着的人类自身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同样具有认识的投射作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过程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逼近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建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追求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完成，不要以为人类现实有一个既成状态供认识去逼近，而应该清楚地看到，人类现实是由认识参与而构成的发展着的存在形态，认识人类就是不断地推进这个人类现实形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厌倦对人类认识的无休止变化与发展。

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复杂性还突出表现在主观因素的复杂性上。在认识活动中，意识因素的参与和投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

① 关于认识的双向性及现实形态的世界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读者可以参阅《存在进化论》《现实：人的世界》两书。——作者

意识因素本身又是多样化的。从大角度讲，有认识性因素和情意（情感和意志）性因素。认识则进一步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由于意识因素多种多样，参与形成的现实也不一样。认识因素参与形成客观现实，情意因素参与形成主观现实。认识因素不同，这又形成了不同的客观现实即感性现实、知性现实和理性现实。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涉及到人类主体，其意识因素的参与情况非常复杂，除了认识性因素外，情意因素也大量涌入。由此形成的人类面前的现实人类形态，不但是认识的成果，也是主体情意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所描述的人类形态不仅仅是追求符合客观的认识结果，也包含着人们的主体理想和向往。所以，人类关于自身的认识也就愈加复杂。

不同的认识因素形成的不同认识成果，具有不同的认识标准。感性认识把握的感性现实，具有惟一性特征，决不允许感性现实存在相互矛盾的事物，即不允许感性认识中存在多元化倾向。在感性现实中，客观自在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知性认识即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把握的是知性现实，亦即科学现实和历史现实。在知性现实中，认识因素的作用开始变得大一些。知性现实中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但不甚严重，知性认识以最佳化标准把多元化倾向加以整理，努力保持一元化认识。因此，科学和历史认识领域中时常发生争执，也常常相持不下，但总的来讲仍可保持比较一致的意见，分歧意见可以通过讨论和事实发现而得到统一。理性认识即哲学认识，它所把握的现实是理性现实。在理性现实中，认识因素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与认识相伴随的符号的作用也比较大。在理性现实的组合中，客观自在因素不直接参与作用，而是经由知性认识发生作用，理性认识的能动加工作用比较大，并且主体的情意因素也开始渗透进来。所以，理性现实的客观性比感性现

实、知性现实都要小，并开始向主观现实转变。理性现实允许多元化现象存在。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理性认识能够相互并存，谁也难以消除对方。所以，哲学认识领域没有惟一性和最佳标准，有的是多元化与合理化，各种学说相继产生、相互并存，至多有一种或少数几种居于支配地位，成为在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但并不能消除掉对立见解，并且支配思潮也不是不变的。

卡西尔所论述的关于人类学说的多元化现象，基本上是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即使某些学说依赖于具体科学而存在，但它也已经进入思辨和反思之中，以其抽象性见长。因此，也属于哲学认识范畴。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学说均发生于哲学认识领域，它们各自以其合理性而相持不下，谁也难以克服对方，从而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元化。如果从感性和知性标准看，这既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但从理性的标准看，这就既是可理解的也是可接受的。

显然，要克服人类自我认识中的困难，首先，要坚持认识的双向性，坚持认识过程是一个建构过程。不要以为人类作为认识对象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结果是一回事，要充分认识到这其中的认识创造作用。认识人类，就是一种科学的哲学的创造。其次，要坚持认识与情意的统一。认识人类决不是仅仅启动认识作用，包括启动人们的主体情感与意志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类未来的认识，这决不是绝对客观地描绘，而是基于认识的主体想象、构思、追求，不可能没有主体情意因素。再次，要坚持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在具体领域中，要坚持一元化认识，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将无法使认识深入发展下去。在抽象的领域，在理性认识中，尤其是在主体情意因素的参与条件下，要允许多元化，使意识活跃、认识丰富，这将促使人类生活的丰富化，以避免单